

2014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：

中短篇小说卷

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

编委会

主 任：杜学文 张明旺

委 员：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

编委会办公室

主 任：李骏虎

副主任：李金山

成 员：王 姝 吕轶芳 陈克海 贾振铎

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

——《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·作品选》序

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 杨占平

跨入新世纪，山西文学的创作主体、创作内容开始向多元化发展。新生代作家不再以创作群体的形式出现，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艺术追求，都明显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色。但是，关注社会民生、强调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却是血脉相传，早已深入骨髓。近年来，以刘慈欣、王祥夫、吕新、葛水平、李骏虎、王保忠等为代表的山西中青年作家，经过数年磨砺，不断壮大，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。

2014 年，山西文学成绩喜人。刘慈欣的英文版长篇小说《三体》入围 2014 年美国“星云奖”决选名单，短篇小说集《时间移民》荣获中宣部出版局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评选的“2014 中国好书”榜。在《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·作品选》即将交付出版之际，《三体》系列的第一部《三体问题》英文版荣获 2015 年度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项“雨果奖”，刘慈欣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个亚洲人，进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轮前所未有的“科幻热”。吕新的《白杨木的春天》荣获第六届“鲁迅文学奖”中篇小说奖；葛水平和解贞玲的《河水带走两岸》

《高情大义，风华雅韵》荣获第六届“冰心散文奖”；蒋韵的《朗霞的西街》荣获2014年“老舍文学奖”和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六届“百花奖”；聂还贵的《中国，有一座故都叫大同》荣获第五届“徐迟报告文学奖”；王宝国的《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传》荣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“中山杯”华侨华人文学奖；黄风的《滇缅之列》荣获第十六届北方十五省、市文艺图书奖一等奖；张锐锋和白琳的《火车》《白鸟悠悠下》荣获“2014年度新经验散文奖”；孙频、吕魁荣获第二届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”奖。影视文学创作继续成果丰硕：完成了电影《清明无战事》、30集电视剧《浴血1937》、40集电视剧《大雁岭的故事》等剧本创作；完成了电影《徐向前三战阎锡山》《保卫人祖山》《凤凰街风雨》的拍摄工作；电影《浴血雁门关》继续在央视电影频道热播；《尉迟恭》入选韩国“中国电影周”展播，荣获第22届美国旧金山环球电影节专家评审最佳电影奖。

2014年，山西作家继续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和执着，进行着多维度、多向度的有益探索。

一、文学精神的坚守与创新

以赵树理、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等为代表的“山药蛋派”，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然而，随着国内都市文学开始成为主潮，乡村文学逐渐衰微，以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为传统的山西文学，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何将乡村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扩展到城乡现实主义，成为了摆在山西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。新生代作家既传承了关注社会民生，强调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传统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突破和创新，特别是在表现城乡交织领域生活方面，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才华，开拓出一片广阔而崭新的文学天地。2014年，葛水平、王保忠、孙频、杨遥、陈克海、手指等作家的作品，为我

们展示了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既隔膜又交织，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现实画卷。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文学以及正在悄然壮大的网络文学写作，更是大大拓宽了山西文学的创作领域。

二、关注现实与回溯历史

山西作家身处变革的社会中，面对各种矛盾交织纠缠、各类问题复杂纷纭，他们没有放弃。关注社会现实、弘扬时代精神这个山西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，在 2014 年的创作中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，对底层民生的思考，依然是他们的重要叙事目标。在关注现实的同时，回溯历史事件、注重文化变迁、现实和历史题材并重，是 2014 年山西文学的另一个特点。深厚的文化底蕴、悠久的历史，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。2014 年，张石山的长篇小说《清明无战事》、李骏虎的长篇小说《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》、陈为人的长篇传记《墨子传》等历史题材作品，着眼于历史文化、人物命运的变迁，以形象化的审美方式介入历史，在个性化的描绘和展现中实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重新把握。

三、艺术探索不拘一格

新一代山西作家更倾向于把写作建立在深切个人经验的基础上，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。在艺术探索上展现出更加广泛、率性、不拘一格的特点。这样的探索也许很难形成创作群体，却彰显了个性，体现出对艺术性的不断追求，呈现出文学的多种姿态。

当我们在《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·作品选》中梳理这一年的创作情况后，对今后山西文学创作充满了期望。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和《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》为动力，我们拥有一支老中青结合、生机勃勃、实绩可观的作家队伍，在文学探索和转型过程中，他们面对挑战，努力开创新的境界，在

2014

山西文学年度作品选

中短篇小说

题材多样化、艺术手法创新等方面都将继续进行有益的探索。我们相信，他们通过深入生活、扎根群众，一定能潜心打造精品，实现艺术创造的新跨越。

目 录

文学之河 奔腾不息

——《2014 山西文学年度报告·作品选》序

杨占平 / 001

初小九题

曹乃谦 / 001

刀客前传

李骏虎 / 037

遗尿帖

陈 年 / 049

日出那么美

李瑞华 / 070

去康庄最近的路

邓学义 / 084

菩提钟

王保忠 / 105

温暖的屋子是不会下雪的

郭永东 / 123

眼 镜

张 暄 / 152

姐姐成了馒头西施

陈春澜 / 179

梅花簪子	小 岸 / 197
过马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	杨 遥 / 213
成 长	葛水平 / 226
白岸闲人录	毛守仁 / 270
不速之客	孙 频 / 303
大酒店	手 指 / 340
云 图	李心丽 / 352
晚 祷	蒋 韵 / 366
树的影子	韩思中 / 406
泣不成声	王祥夫 / 454
乡 事	房 光 / 464
佛珠的礼遇	杨凤喜 / 492
三炷香	黄静泉 / 503
槐花,香啊香	李晋瑞 / 512
鸽子的群体性上访	刘 宁 / 527
翁州寻夫记	张全友 / 544
等 待	李燕蓉 / 566
后 记	陈克海 / 593

曹乃谦



曹乃谦，1949年生，山西应县人。1968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。历任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采煤工，矿务局文工团器乐演奏员，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公安分局民警，市公安局政治部科员，三级警督。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小说集《佛的孤独》《最后的村庄》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》《温家窑风景》《换梅》。作品获1998年《北京文学》新人新作一等奖，公安部第二、三届文学作品二等奖，《山西文学》优秀作品奖等。

初小九题

我一到了大同城就生病，一回了村就好了。我妈就常年把我寄放在应县村里姥姥家。我妈是大同和姥姥村两头跑，在大同住一段日子就回了姥姥家，在姥姥家住一段日子就又返回到大同。

我姥姥家除了我表哥忠孝外，还有一个孩子。那是我姨妹，叫王玉。她是我姨姨的孩子。表哥叫我姥姥叫奶奶，姨妹叫我姥姥也叫姥姥。

那天后晌，表哥到大庙书房上学去了，我和姨妹在姥姥院里推着大人们用的那种独轮车正玩儿着，听见街门在响，我一转身，是我妈进院了。

我妈是带着姨姨到大同看病去了，我已经有好长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我妈了。我高兴得“妈妈妈”地叫着，张开两臂迎着她跑过去。当我跑到了她跟前，她一下子把我给推向一旁。我没防住她会这样，后退了两步没站稳，朝后倒在地上，跌了个屁股蹲儿。我愣了一下后，正要张开嘴哭，可她却先哭开了。她不是哭，是放声嚎：“妈唉——妈唉——”

“妈唉——妈唉——”她就着往院里走。

我妈这么一嚎，我不敢哭了。

姥姥和七奶奶从堂屋跑出来了，姥姥就跑就问：“换子换子，咋了咋了？”我妈没说她是咋了，就嚎就掬转过身，又往街外返去。

我爬起来，跑着冲在她们前面。

街门外，停着辆毛驴拉的小平车。一个我没见过的老头，正举着我家的那个日本军用水壶喝水。他这样子像是在吹军号。

我妈她们也都急急地出来了，围住小平车。

小平车上苫着盖物，盖物的白里子迎了外，被弄得脏兮兮的。我觉得盖物下面好像是苫着个人。我正要揭启盖物看，我妈又把我拉扯到一旁。她揭开盖物。

盖物下面是我姨姨。

姨姨的病没看好，死在了大同的医院。我妈雇了毛驴车把她拉回来了。姨姨就像是睡着似的，还是那么好看，只是脸色有点苍白。

姥姥一下子趴倒在盖物上，手摸着姨姨脸，放声哭：“二女二女呀，你咋不给妈活呀，二女二女，我的二女呀——”

我姨妹在那些日一直没有放开声地哭过，要哭也只是流眼泪，脸让脏手抹得一道一道的黑，也没有人顾着管她。人们都在忙着办丧事。

那是个春天，当时我六周岁。

那天我表哥在大庙书房背书没背对，让先生拿戒尺打了板子，打得很厉害，左手掌肿得端不住碗。姥姥把黑酱给他抹在手掌上，说这样就不疼了。我问他疼不了，他笑着说不疼了。就说还就伸出舌头舔手掌上的酱。我妈说表哥，你不好好儿学习就短个挨板子了。表哥不敢笑了，我看着他笑。我妈突然对我大声说：“你甬笑！你也不是个好好。尽在村里耍了，我看这回就跟我回大同念书去哇！”我妈说的“好好”，是好孩子的意思。这是我们应县的土话。

可我不想到大同，我从心里头就觉得大同城不如姥姥村好。我说我想跟着表哥就在大庙书房念书。我妈的脸一沉，说：“大同念！”

我和我妈走的那天，是姨夫送我们进的应县城。姥姥村到应县城是三十五里地。为了赶应县到大同的长途汽车，我们早上黑黢黢就起身了。姨夫背着包裹，我妈背着我，我背着七舅舅用过的一个书包，里面是他和表哥念过的几本书。

在我妈的背上我又睡着了。当她圪蹴下来说让我自己走，我才醒来，才看到天已经大亮了，才知道我们已经进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的大

院。院里满是难闻的汽油味儿。

我们上了车，姨夫回去了。

车是大卡车，车厢上铺着席子，供人们坐。汽油味儿呛得我一阵一阵的恶心。加上路不平，车一颠一晃的，我难受得直想吐。

过了怀仁县往前没开出几里，汽车坏在了路上。让人们下车，男人们帮着把车推到路边儿，驾驶室的那两个人钻到车底下修车。

车坏了我很高兴，这样就用不着在车上被人挤，下了车后我躲得离车远远的。这样我就闻不到汽油味儿，就不恶心了。

过了正午，车修好了。可没开出多少里又坏了，又修，一路坏了好几回，修了好几回，到了后半晌，彻底坏了。这个时候，离大同还有二十多里。车厢里的两个人留下一个看车，另一个人说回大同要车，让乘客们等着。

等着等着，有人沉不住气了，说不等了，站起要走。有人说要走咱们一块儿走，然后就问大家谁还跟着走。先是有一半的人响应，后是一多半，那人最后问我妈和另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只抱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孩，我妈可是还有捆在一起的几个包裹，里面是山药蛋、黄米这样的粮。

我妈问我说能走动走不动。我说能。我早就不想坐这辆烂汽车了，我是不想再闻那恶心的汽油味儿了。

妈说：“妈背着一百多斤东西。妈可是再抱不动你，你能走动？”我坚决地说：“能！”

前头早有人出发了。我妈跟那个女人说，要走就赶快地往上跟。

我妈背着东西，我走在她前边，那个女人抱着小孩，我们四个人一直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。

走着走着，天黑下来了。我们和前面的人差着老远老远，只能看到前头那些人的影子。我妈急了，说招娃子你快快的，落在后头看叫狼叼走的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但也不敢说出来，咬着牙紧跟。又走着走着，听到前头有人说话。原来是到了一条河，那伙人就喝水就歇缓，看

样子也是在等我们。他们说这是七里村。

我也早就渴了。我饿是不饿，我的书包里除了装着书，还有办完丧事的鬼馍馍，还有煮鸡蛋，中午等着修车时，我和我妈都吃过了。

周围黑乎乎的，水面白白的，我们赶快都趴在河边，狠狠地喝了一气。

见我们喝完水，有人说：“快走快走，再有七里就到了。”说完那伙人站起就走。

喝了水，歇缓了一会儿，我们也能跟紧他们。可走着走着，我就又不行了。我是脚疼。我穿的是新鞋，是姪姪过大年时给我做的，可新鞋的帮子硬硬的底子硬硬的，穿着不舒服。我就还穿旧的。可到大同呀，我妈非让我穿新的。穿新鞋走短路还行，可以慢慢地走、小心地走，可走长路就不行了。新鞋的帮口硬硬的，像刀子在刻着我的脚。脚面好几处地方疼得我实在是受不了。我渐渐地落在了我妈的后头。

“快！跟上！”我妈说。我说我脚疼。

“不行！走前头！”我妈冲我喊：“来！拿书包来！”

我把书包从肩膀上卸下来给了她。没有了书包，肩上是轻省了，可脚仍在疼。我妈见我又放慢步子，而且我们距离前面的人也越来越远了。就连原来跟我们相跟着的那个女人也看不见了。

我妈冲着我屁股就是一脚，差点把我踢倒。

“走前头！落在后面就短个喂狼了。”

除了能看见路两旁的树影子，别的啥也看不见。我好像是觉得狼就在我俩的后面追着。我把鞋脱了，提在手上。鞋帮不刻脚了，可脚底板又让石头硌得疼。我不管了，流着泪，咬着牙，往前跑。我妈也小跑着紧跟着我。当我们一口气追上了前面的人时，听到了有狗的咬叫声，我们这是到了大同的南关。

又往前走走，进了南门洞。眼前亮了，马路边有家铺子点着电石灯，灯前摆着盆，盆里是茶蛋。我大声说：“妈！没狼了！”说完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我不是箝死耍赖，我不是想吃那盆里的茶蛋，我真的

是脚疼得就连一步也不想再走了。

我抱起脚才看见，两只脚被鞋帮磨破的几处地方，都在流着血。

报 名

我们家住在大同城内东北隅的草帽巷十一号，这是个很整齐的四合院儿，东西南北都有房。我们家住东下房。

高果果是房东的女儿，比我大五岁，可我妈让我叫她果果姨。果果姨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。她领我出街玩儿，别的孩子们就不欺负我。

果果姨放学回家，见我家开着门就进来了，问说招人是不是回来长期住呀？我妈说：这次我是想叫招人来大同念书，你明天领姐到学校给他报个名。

果果姨说报名上学那得是在秋天，现在是春天，学校早就不招生了。我妈说他爹到太原上党校去了，我不懂得这些，就把他从村里给引来了，省得他在村里头瞎混。我说我又不瞎混，大庙书房的陈先生老夸我。果果姨听我这么说，问我，招人你在村里上学？我说我老常在村里的大庙书房念书。

姥姥村里有个大庙书房，我表哥就在大庙书房念书，我也常跟着去书房玩耍。书房的教书先生姓陈，一看见我来了就说，招人俺娃入家哇俺娃上炕哇。有时候我就真地上了炕听陈先生讲课。这次我的书包里就装着表哥在大庙书房念过的几本书，我把书拿出来给果果姨看。果果姨接过看看说，哟，这都是老书。她又问我，招人你认得这上面的字吗？我没说我认得认不得，我说我会背，她就让我背，我就背，操着手背起来。

果果姨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背，听着我背。其实我是东两句西两句地瞎背。果果姨跟我妈说，换梅姐，招人真行，我已经是高小二年级的学生了，可也没如他会背。

我妈是半个字也认不得的文盲，更听不出我是在背啥。果果姨又跟

我妈说，换梅姐我想起了，招人能上学了，半路不招生，可半路是可以跟外校往来转学生的。她说明天我就领你们去我们学校。

果果姨在我们家附近的西柴市完全小学校上学。

当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，初小的学制是四年，高小是两年。学校里又有初小又有高小，就叫完全小学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背着书包和我妈跟着果果姨到了她们的学校。她把咱们领到了教导处，在门口指给我们一个人，说是主任，让我们进去找他。我妈按照果果姨在路上教给的，一进去就跟主任说，我的孩子是用来转学的。

主任愣了一下说：“转学？”他伸出手：“那我看你们的手续。”

我妈指着我的书包，跟我说，俺娃掏出来让这个舅舅看看。

我跟书包里掏出我的书。这都是大庙书房的陈先生亲手用麻纸装订成的、又用小楷毛笔抄写成的那种手抄本。有《百家姓》有《千字文》还有《四言杂字》。

我把这三本手抄本捧给主任舅舅。他接过翻翻说，这是什么？手续呢？他又问我妈：“转学的手续呢？”

我妈说：“你先听听。我娃娃会背。”她又捩转头跟我说：“俺娃给舅舅背背。”我听了我妈的，就大声地背起来：

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。寒来暑来，秋收冬藏。孔曹严华……”

可能是我的应县口音主任舅舅听不懂，他打断我的背诵，问说：“你这背的是个啥？”我说：“我背的是四书五经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四书五经？我咋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实际上我背的这些内容我也不懂。于是我就把我能懂得的背起来。我心想，我懂的，你就也能听得懂。

我又大声地背：

“猪狗牛羊，砂锅铜瓢。红枣黄梨，花生核桃。叉耙扫帚，锄头铁锹。豆角葫芦，萝卜山药……”

可能是我背操着手一本正经的样子和左右摇晃的样子很可笑，教导处的几个老师都放声大笑，有个老师还笑得直拍打肚子。我妈也听出我是在背什么了，也得意地跟着笑。

可我白背了，他们不收我。

主任舅舅解释说，一个是因为我们没有转学手续，再一个是因为我还不到七周岁。他说他们学校今年最小能收到属相是属鼠的。而我是属牛的。

果果姨在教室外面等我们，问我报了名了吗？我妈跟果果姨说：“娃娃背得恁好，可他们却不要，嫌娃娃小。”果果姨说，那就等明年秋天的吧。她还教给说：“换梅姐你记住，阳历的八月底前就得拿着户口本到学校去报名。”

上午我跟着我妈到了五舅舅家，五舅舅在城内东南隅的仓门街九号院住。

吃完饭，忠义表弟说要跟表哥耍，也要跟我们，五舅舅不让他跟。我妈说，跟上哇，正好招人也有个伴儿跟耍。我妈抱起忠义，拉着我的手，往我们家返。

进了我们草帽巷十一号院，我说我领表弟去看花儿、捉蝴蝶。我妈把怀里的表弟放下地说，去哇，别掐人家高爷爷的花儿，我说噢。

房东高爷爷好种花儿，当院围着垒了四排矮砖墙，上面都摆着大的小的花盆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。

我和表弟正玩着，西下房的宝宝过来了。宝宝比我大好几岁，可他也不上学。他一见我就骂我“村香瓜”，我不想跟他玩儿，就拉表弟回家，可表弟不回，他想捉那只落在花儿上的白蝴蝶。可没等到他的手伸过去，蝴蝶飞了。宝宝指着一朵花儿说：“来，你捉这个你捉这个，这个好捉。”表弟听了他的，把手伸向了那朵花。我一看，那朵花上面落的是一只野蜜蜂。我赶快说：“别捉！蜇你呀！”但是迟了，表弟的手已经伸上去了。一下子，表弟的手心儿让野蜜蜂狠狠地蜇了一下，表弟甩着手，哇哇地哭。宝宝高兴得拍着手叫。

我妈从家里跑出来，她问清是怎么回事后，拉住宝宝的胳膊，把他拉进了西下房，那是宝宝和他奶奶的家。

我听到我妈大声地和宝宝奶奶说：“咱们把话搁在前头，宝宝如果再欺负我们孩子，可别赖我不客气。”说完，放开宝宝出来了。我妈见院里有邻居出来看红火了，她又大声地冲着西下房说：“小王八蛋你再敢欺负我孩子，我非给你点颜色不可。”南房刘奶奶也冲着西下房大声说：“这个宝宝专欺负小孩子不说，心眼儿还毒，那回把我外甥推倒在脏水坑儿，弄了一身臭泥。”

没有在大同上成学，我妈就又把我送回了姥姥家。就在这一年，姥姥村的大庙书房改成了“钗钊村初级小学”，学校也有了省里统一的教学书了。可村人们还是叫这个小学叫大庙书房。我也还是经常去大庙书房，去听老师讲课，听“狐狸和乌鸦”、“狗和公鸡”这类迷人的故事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1956年的秋天，我再次返回大同来上学，可我跟那个西柴市小学没有缘分，我是在大福字小学报了名。

村 猴

小学校开学前的八月底，我妈领着我从姥姥村来到大同，到西柴市小学报了名。可是快开学的时候，我病了。让自行车给撞了，右嘴角撞得里外透了亮，缝了好几针。等拆了线消了炎，过了二十多天了，我妈这才领我到学校去报到。学校的那个主任舅舅说你们报名是报名了，可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来报到，以为你们不来了，你们的名额让别人占了。我妈说孩子有病不能来，主任舅舅说那你们应该来请个假说一声，我们就知道你还要来，可你们没请。我妈说我们顾着给孩子看病，哪能想起来迟了你们会不要我们，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多这么一个学生怕啥。我妈接着说：“再说了我这个孩子是个灵孩子，你忘了上次给你背书。把你们一家人笑的。”主任舅舅看看我，想起来了。指着我说：“哇，是个你。那好说，我给请示一下校长去。”他让我们等着，他出去了。